

冲虚至德真经卷中

慕

冲虛至德真經卷中

慕八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五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赅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
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
正娥眉設筓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
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

卷八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
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
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
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
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

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
王若碩虛焉既寢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
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方微切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
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

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
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斃亡變化之極
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
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音騶音
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縶音主車則造義
父爲御音齊音罔音合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夫主車參
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
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
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
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
辭哀焉延觀日之所八一日行萬里王乃歎
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
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身之樂
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
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
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
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
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
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
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

卷八

三

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
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
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
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
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

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
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
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
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
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
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
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
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燬陰陽

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

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
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
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
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
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
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
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
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
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
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

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
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
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
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
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
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
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
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者夢
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

至也眠中呻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
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
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
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

慕八

五

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
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
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
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

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
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
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
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夾
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
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
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
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
以聞鄭君鄭君曰善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
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
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
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
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

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
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
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
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
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

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
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
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
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

幕八

六

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
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
所及乎顏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

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
聲多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
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
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
泫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
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
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

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其熱國之姓珍真良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曰回
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

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
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
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
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
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
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
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
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
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
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
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
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
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
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
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

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立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

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
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
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
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
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
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
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
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
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

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
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
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子未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
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

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
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
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
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
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慕八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
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
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
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
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
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
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
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
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
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

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
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
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
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
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

慕八

十一

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
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
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
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
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

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執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執乎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

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
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
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
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
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門而哭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
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
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
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
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

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

幕八

十二

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
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
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
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
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
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
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
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

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
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遠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
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
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
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慕八

十四

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
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
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
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
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
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
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

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幕八

十五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
海之外奚有葦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
之葦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
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
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

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
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
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
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
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
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
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
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
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
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整峙焉仙聖毒之訐
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
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
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

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
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
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
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
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
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
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
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
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
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
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卷八

十一

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螿羣飛而集
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
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
文介晉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
拜三切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高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
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
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
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大形王屋二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
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
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
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
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
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
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
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
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
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
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

慕八

十六

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
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
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
林彌廣數千里馬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

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
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
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
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
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
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
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
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
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

卷八

十九

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
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
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歆周穆王
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
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
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
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
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
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
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
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
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

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
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
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
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

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
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
人之國其親戚死死與焉同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
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

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闢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

慕八

二十

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

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鈎荊蓀為竿剖
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
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
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
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也。今有偕生之疾，

幕八

二十一

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

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
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
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
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
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
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
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
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
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
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
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
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
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
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

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
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友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
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

幕八

二十三

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我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
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及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
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

之穆五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
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

幕八

二十三

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
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
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
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

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
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
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
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
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
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
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
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
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

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鼇懸
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
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
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
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
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
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
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

幕八

二十四

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
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
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
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

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之讎嫌殺丘
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
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
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

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鏗鏗推屈而體無痕撻
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
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

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
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
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
曰舍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
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隨過隨合鬻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
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
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
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

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
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
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
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
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

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
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
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
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
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
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
理哉

冲虛至德真經卷中

